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 第1辑

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

王琳乾 吴坤祥 陈 骅 辑编点校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征集委员会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辑

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

王琳乾 吴坤祥 陈 骅 辑编点校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征集委员会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辑
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

辑编、点校：王琳乾 吴坤祥 陈 晔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普宁市流沙怡昌印刷厂排版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8 印张 22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汕出准字第 200039 号

总 序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5年5月间成立潮汕历史文化资料征集委员会,进入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征集潮汕地方文献资料,迄今已征集到有关潮事及潮人著作、资料二万余册。这对浩如烟海的潮汕历史文化资料来说,仅属一小部分,但仍不失为一份值得珍视的潮汕文化遗产。

征集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不治史料便不能治史。征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以本资料库征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广收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地志办以及留存民间藏书家的有关资料,编辑成专题,其目的,既为推动潮学研究的进一步纵深开展提供资料参考,也为推动潮汕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服务。

辑录丛编,我们提出要努力达到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统一规划。要坚持统一体例,整体策划,专题成书,力求科学化,规范化。

二是忠实原著。要采取原文照录,只加标点,不予辨正,力求原汤原味,保留原有观点和论述。

三是尊重历史。要按照兼收并蓄,不加评论,客观辑录,力求如实反映历史轨迹。

编辑出版潮汕历史资料丛编,是一件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工程,拟分多辑出版,分辑则按专题完稿先后排列。欢迎一切对潮汕文化和潮学研究的热心人士、专家学者给予积极支持和参与,批评和指正。

凡 例

1.《明代倭寇祸潮与潮汕军民抗倭资料》为潮汕历史资料丛编之一。

2.本辑资料采自文献史书,方志、私家著作中有关倭祸史料。

3.为保证丛编资料原始性,采录资料篇章,不加评论修改,保持原貌,并逐项注明出处。

4.本辑资料,分类入目,对倭患系年部分,以事件发生年代先后为序,同目资料则按采自史、鉴、录、志、专著、报刊等依次排列。

5.鉴于旧史书、方志和私刻专著,均没标点,为提供利用方便,对辑录资料都予标点,对其内文,则不负辨正之责。

6.资料中残缺者,则以□代缺字,有歧义或明显刻错的字,则在该字后面,以()标明。

7.本着相参互证,有些资料内容虽雷同,但因从不同来源中录出,也一并辑录,以供研究者参考。

8.鉴于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年代久远,散失各方,不可能在短期内搜集完整,故所辑资料,挂漏定多,祈望学者、同仁予以增益。

潮汕历史资料丛编

主 编

吴勤生 王琳乾

責任技編：魏崇真

目 录

一、明代倭寇祸潮概述资料

小引	(1)
文献、著作的概述资料(11 则)	(2)
潮州府志所记之倭祸	(12)
倭寇犯潮	(16)
倭寇对潮州城乡的侵掠	(17)
明倭寇始末	(19)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39)

二、倭寇祸潮系年资料

洪武年间(8 则)	(83)
永乐年间(14 则)	(85)
宣德年间(5 则)	(88)
嘉靖年间(10 则)	(89)
隆庆年间(11 则)	(122)
万历年间(14 则)	(124)

三、海上武装商人和盗贼勾倭祸潮资料

代引	(128)
宣德年间(5 则)	(128)
嘉靖年间(54 则)	(130)
隆庆年间(25 则)	(151)
万历年间(5 则)	(160)

四、潮人与莅潮者抗倭策论资料

备倭记卷上(明·秀水卜大同吉夫辑)	(162)
备倭记卷下(明·秀水卜大同吉夫辑)	(165)

喻倭备倭记述(6 则)	(165)
请设海防参将疏(明·郭子章辑)	(170)
请设沿海水寨疏(明·郭子章辑)	(171)
请设南澳副总兵疏(明·郭子章辑)	(172)
海上事略(黄佐)	(173)
备倭小论(郭春霞)	(174)
备倭论(郭春霞)	(175)
国朝平寇考上(明·郭子章辑)	(175)
国朝平寇考下(明·郭子章辑)	(178)
县城抗倭之役	(186)
倭寇于嘉靖三十八年冬始入潮阳按语(林大春)	(187)
论海寇必诛状(林大春)	(187)
赠冯宪副讨贼有功序(林大春)	(189)
南野陈公保障凤山序(林大春)	(190)
豪山筑堡序(林大春)	(191)
上谷中丞(林大春)	(192)
赠张将军留守海口序(林大春)	(195)
倭国沿革略(薛俊)	(196)
倭国州郡略(薛俊)	(196)
倭夷评议略(薛俊)	(197)
倭国朝贡略(薛俊)	(197)
复殷军门揭(陈一松)	(200)
议慎住将领稿(陈一松)	(200)
贺大参华峰贺公平寇序(陈一松)	(202)
平寇诗序(陈一松)	(203)
贺大司马督府自湖吴公平倭凯旋序(陈一松)	(204)
寿戚南塘总兵序(陈一松)	(205)

嘉庆《澄海县志》记述	(206)
澄海(顾炎武辑)	(206)
林大春论岭海之患(林大春)	(207)
议用兵(陈公会)	(208)
议地方(罗胤凯)	(210)
辨诬枉(林芳奋)	(211)
赠乡宪梁木湾公奏绩序(周用)	(213)
南澳(一)(齐种)	(214)
南澳(二)(齐种)	(215)

五、其他有关倭祸与抗倭资料

潮州通判翕公平寇碑记(林大春)	(216)
塘湖刘公御倭保障碑记	(218)
海上事略(黄佐)	(220)
海上事略碑记	(221)
林侯全城去思碑(陈天资)	(222)
林侯全城去思碑(陈天资)	(223)
重建灵威庙记(林大春)	(224)
避倭洞	(225)
昭义祠	(226)

附:人物

庄淑礼 胡世和(1 则)	(227)
许克忠(1 则)	(227)
戚继光(2 则)	(228)
俞大猷(1 则)	(232)
吴桂芳(1 则)	(237)
克宽(1 则)	(239)

一、明代倭寇祸潮概述资料

小 引

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抗倭斗争 明朝初年，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曾经有过正常的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十分兴盛。日本向中国输出硫黄、铜、刀剑、扇、漆器，中国向日本输出大量铜钱以及丝、棉、绢帛、瓷器、书籍等物，宣德时，随贡舶来华的日本商船所携私物较明初增加十倍。景帝时，中国铜钱一度成为日本占优势的货币。不久，中国采炼金银的技术也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制造金银币，这种接触，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这同一时期，日本九州等地的一部分诸侯组织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和骚扰，抢劫商船，杀掠沿海居民，侵犯中国的领土，他们乘坐的不是贡舶、商舶而是“寇舶”，史称倭寇。倭寇的侵略不但阻碍了中日的正常贸易，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

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朝贡贸易已完全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还把被掠获的中国和日本人民当作奴隶卖给葡萄牙人。由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豪地主、大商人下海经商的也日益众多，其中有的人多与倭寇勾结，狼狽为奸，徽商汪直即倚仗倭人，自称岛主。此时明朝内政腐朽，海防松弛，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达到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重挫倭寇，并严厉实行海禁，对通番者坚决镇压。但因其作法侵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被削巡抚权，而抑药自杀。此后，倭寇更加猖獗。他们所到

之处焚烧房屋，掳掠妇女财物，致使吴越中村落市井，半为废墟。

当倭寇入侵时，东南沿海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城乡人民纷纷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三十四年四月，一支由汉、壮、苗、瑶等民族组成的军队在总督南畿浙闽军务张经和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等指挥下，于王江泾镇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名，大获全胜。三十六年，倭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数千人拼死防守，终于击退倭寇。在同一时期，沿海一带的渔民、盐民、商民也都驾船出海迎战。崇明县沿海沙岛上的居民，纷起组成抗倭武装，称为“沙兵”。金华、汀、漳、惠州的流民也积极参加斗争，成为抗倭的一支主力。时值严嵩专权，其党羽把持防倭要职，对内陷害抗倭将领，对外公然通倭，接受倭寇的贿赂。阻碍了抗倭斗争的发展。

嘉靖末年，明朝御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役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老将俞大猷在海上抗击倭寇达二十余年，所领“俞家军”名闻当世。戚继光所率的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穆宗隆庆元年，明朝政府重开广州和漳州为通商口岸，对外进行贸易，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

——辑自周一良、邓广铭等编《中国历史通览》(1994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中一节作小引。

文献著作的概述资料(11 则)

……倭寇，只是以剽掠为目的，行动飘忽不定，集散无常，王忬的追剿与邀击办法，……愈剿而蔓延的地区愈广；江、浙、山东、福建以至广东潮州，均被寇扰，尤其是沿海各州县，至于被掠多次，东南人民受祸更深。

——摘自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594页，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倭寇从元朝开始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明益甚，但明朝前期，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为祸不大。到了明朝中期，一方面是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另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的奸商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勾引倭寇上岸抢劫，共同分赃，倭患遂形猖獗。……从北边的辽东半岛直到南边的广东、海南岛，“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卷322，《日本传》）；其严重后果，是损害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了我国的主权。……

明代的倭患是元代倭患的继续和发展。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1336—1392年），倭寇“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为了制止倭寇的侵扰，明太祖多次遣使到日本交涉，均不得要领。因此，下令实行海禁，停止与日本的往来，“专以海防为务”（《明史》卷322《日本传》），大力加强沿海防务。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贸易，同时继续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辽东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歼灭一股入侵的倭寇，使倭寇不敢再大规模骚扰我国沿海。

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侵扰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到14世纪末以北朝的胜利告终，但到15世纪中叶又进入藩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封建藩侯为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都积极支持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中国的一些奸商，也与倭寇相勾结，合伙从事走私和劫掠。还有一些破产的滨海贫民，为饥寒所迫，也充当倭寇的胁从。当时明朝统治腐败，海防松弛，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卒也只剩410，“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明史》卷205《朱纨传》），倭寇为患达到了猖獗的程度。

1553年，倭寇在大地主、大商人汪直、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的勾引下，“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卷322《日本传》）。第二年，倭寇越来越多，往往“自焚其

舟,登岸劫掠”(同上)。他们把根据地从海岛迁到陆上,分成几十人到几百几千人的小股,四出劫掠。……他们到处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或出卖。……倭寇的残暴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摘自苏寿桐、王宏志审阅《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1993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出版

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知县应天徐梓有建海八议,略论:“沿海多设备倭官军,故于宣化(都)柘林之东北,特建大城备倭之千户所,而今则无益矣。”以其“隐处内地,去柘林十里之遥,海寇登岸劫掠,尚不知闻……而柘林地方,旧尝设一指挥以守之矣,为今之计,宜设一员于南洋……分一员柘林,以大城官军为主,而以某处募兵若干翼之”。

在嘉靖正式设寨以前,柘林自明初以来只有指挥一名,而兵额及战船都无明文规定。这一期间,倭寇为患频仍,海上寇盗活动加剧。

提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吴桂芳疏:“倭寇海出没无常,先年议设南头、碣石,柘林三哨兵船分地防守,每哨止委指挥一员,兵无忌惮,得恣猖獗。近日柘林之变(亦指谭允传事)可为永鉴……臣等欲并三哨之兵而稍减其数……名曰督理广州惠潮等处海防参将。”

——辑自1993年2月饶宗颐《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一文,该文附于1993年在香港重影印出版的潮州善本选集第一种,明·郭子章《潮中杂记》

潮州倭变(洪武)三十七年正月,倭自漳州来犯揭阳县,掠大井、蓬州、钱冈、凤山诸村,官兵击败之。十月,又自平和入寇饶平黄冈镇,据其城,都御史王钊至潮州,调集官兵,命副使林懋举、金事经彦、参将钟坤秀、知府李春芳各帅师大败其众,俘斩一百四十六名。是月,又一支自广州入寇惠来龙溪都,杀指挥杨某。十二月,移屯荆隄。明年正月去之漳州。十月,复从海口焚舟登岸,直薄潮阳城下,为乡兵所击,不得前,肆掠凤山、钱冈诸村而去。十一月,以千余人从招宁司河渡门,会许朝光同攻海门所,官兵奋勇与南丹土目莫善等,追至石碑,

同水哨指挥孙敏击败之。贼遁还平和。寻许朝光，自海门犯潮阳，县丞范楠卿击走之。次日，复从分水关犯黄冈镇，城通判翁梦鲤，指挥李荣、知县熊炅、林丛槐率兵截捕。越三日，贼屯於南洋湾，指挥冯良佐、统目兵莫真、莫善分为二哨，千户黄升等统募兵打手为一哨，南洋三湾乡兵夹助之，大破其众，贼奔止海阳之辟望港口。越十日，贼出揭阳蓬州都外沙村焚掠，皆败之。会侍郎郑綱代钤，军令加严。十二月，贼寇海阳下外莆都。越三日，贼自平和营於赤寮村，劫揭阳，棉湖寨发兵救之。又倭自福建云霄突入黄冈，越八日，辟望贼出哨彩塘，官兵斩获二十七名。越七日，倭与辟望贼合。己未，辟望贼出劫甲子、棉湖，贼突往芦清，官军皆破之，俘斩凡一百八十有奇。三十九年正月，贼移屯潮阳贵山都，指挥武尚文及乡兵连战皆捷。贼改营古埕。乙酉，贼舟自辟望港口往南洋湾登岸，典膳秦金与官兵合击，大败之，斩首三百七十，贼溃渡河，官兵邀之复大捷。贼又誓江而来，尚文等复大败之。甲午，古埕贼出劫，官军擒斩二十一名。二月，贼还平和沙岭。越十有二日，辟望贼遁走大窖桥，目兵斩获颇多。又十日，贼分哨而来，官兵击之，贼大溃，俘贼八百有奇。四月，僉事齐遇与海道参将会师追之，擒斩三百六十，贼悉遁。六月，倭寇移屯潮阳之贵屿，县缺长吏，通判翁梦鲤以备倭行县，方阖门，山贼千余人由苦竹、白叶至，号为兵，夜越城，百姓闻啸起视，环城皆贼，梦鲤勒兵御之，邑中父老率其子弟巷战，屡摧贼锋。平明乡兵来援，从外掩击之，贼死无算。馀贼遁，倭亦骇散。是月，倭寇大埔，知县马倣芳率抚民关相、陈材夹击败之。八月，倭大举入寇，破三河、湖寮、古城、莒村、枫朗等乡。十一月，始出境。四十年，正月初一日，倭陷大城，先是倭陷黄冈，大城戒严，倭移营诏安以懈之，贼谍城中备弛，遂自东北隅入，杀传筹者，倡言兵反，居民莫敢出，平明贼大至，城陷，焚略无算积尸填道，东里累世蓄积，悉付煨烬，据城凡三十馀日。倭之来也，贼酋吴平等为之导，所过村里，屠戮不可胜计。四十二年，春正月，倭至海阳屯据各乡，掘发冢墓，寻侵揭阳之

官溪，逼南关，屯潮尾村，窥城数月不退，后大井乡夫破走之。是年三月，突抵潮阳城下，掠迤北诸村，破凤山，直浦等寨，知县郭梦得募壮士五百人，出奇拒战，五战五捷，义勇庄淑礼、胡世和死之。四月，副使刘存德以家兵来援，五月倭遁屯海上，众号一万。四十三年春，倭继至，纠党杀掠加惨，侍郎吴桂芳莅任，即董师东向，调狼土劲兵四万五千，福兵一万五千，以总兵俞大猷帅之，金事徐甫宰监其军。贼困思遁，乘势击之，战于泮水神山沟，俘斩一千一百余名，再战于海丰大德港，俘斩一千三百余名，贼溃下海，又陆续擒斩六百六十余名，登舟者颶风覆溺殆尽。

——辑自清·吴颖纂修《潮州府志》第七卷，1996年12月汕头市方志办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发行

潮州近海，倭寇数来犯：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由浯屿趋澄海界，袭黄冈；三十七年正月，入揭阳，掠大井，蓬洲，钱冈，凤山诸村；十月，犯饶平，踞黄冈城；是月又有倭自广州入寇惠来龙溪都，移屯荆隄，劫洋尾诸村，杀男女数千人，旋攻饶平，揭阳；十八年十月，从海口犯潮阳城，不得逞，转掠凤山、钱冈诸村；十一月，以千余人从达濠渡河攻海门，旋败走，寻复从海门犯潮阳；次日，又有倭从分水关犯黄冈，移屯南洋，为士兵所败，奔辟望港，旋复奔蓬洲都；十二月，寇海阳下外莆都，越三日，移营赤寮村，掠揭阳棉湖寨；又有倭自福建突入黄冈；三十九年正月，倭屯潮阳贵屿都，为指挥武尚文所败，移营古垵，自辟望港往南洋登岸，复败；流劫至四月始靖；六月，复来寇潮阳之贵屿，越城而入，巷战通宵，遁去；七月，倭寇大埔，知县马俶芳击败之；八月，复大举寇三河，湖寮，古城，莒村，枫朗等乡，十一月始出境；四十年正月，陷饶平大埕所，杀掳无算，踞城凡三十余日；四十二年正月，犯海阳，侵犯揭阳之官溪，逼南关，屯潮尾村，窥城数月，大井乡勇击走之；三月，倭突抵潮阳城下，掠迤北诸村，破凤山，直浦，旋溃走；五月，屯师海上，为副使刘存德击走；四十三年春，倭复至，总兵俞大猷

与战于浞水神山沟，俘斩千余，大败而溃，历代倭祸之烈，无逾于是者。

——辑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潘载和《潮州府志略》

日本在东海之中，古称倭奴，自改名日本，以近日所出也，明祖训曰：日本国虽朝贡，暗通奸臣，谋为不轨，宜绝之。盖以其国，虽粗知文字，而心实狡诈，往往为海滨州郡害，故于齐、淮、浙、闽、广缘海设卫所，为倭备也。向时遣舟师由海道以备之，后于缘海都司委都指挥一员统其属卫，操习战船，以为防御，渠知有备，不复犯边，时来朝贡，朝廷亦宥过礼遇之。嘉靖三十四、五年，复入为寇，自吴越及八闽。三十七年正月，遂寇澄之鮀江、鰲浦、下外、苏湾，至漳州，夺船东归。三十八、九年入寇，屯外沙、白垵头及南澳山，设立宅开市贸易。四十一年，大举入寇，散屯各乡，尽发士民家冢墓，每人，留数月乃去。隆庆二年二月，二百余人突至外沙、南湾，焚舟登岸，外沙乡民尽格杀之，无一还者。万历二十年，关白亡命入倭，弑倭主夺其国，击降旁彝六十六岛，遂谋入寇，先扫境，寇朝鲜，以恐沿海诸郡县，燕、齐、吴、越之间震焉。于是，下赏功之格，募壮士讨之。论者咸谓潮有倭祸，始于交彝，盖鮀江人，实首为之市，彝邦所无之丽器名物，扬帆历诸种落，逾岁乃归，课其所入，一母百子，或白手富拟封君者。彝人因心慕中华富盛，遂航舟相逐而来，具知内地虚实，遂萌觊觎之心，今幸寇平彝绝，海不扬波，民得安堵，不复前代之忧矣。

——辑自清康熙重修《澄海县志》卷十九·海氛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为闽海防倭计，遣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分行海上，闽省置水寨三，曰烽火、曰南日、曰浯屿，置游营三，曰海坛、曰浯铜、曰悬钟。岁拨卫军操驾巡哨，选各卫指挥才能出众者，充把总领之。宏治间，海宇晏清，靡有寇患，民狙承平，寨游俱废。嘉靖四十二年，倭寇交江，总督谭纶、巡按李邦珍、总兵戚继光奏复寨游，寨